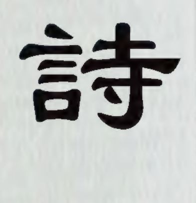


詩益

詩益就正啟

伏聞在昔明王造士之典經術先崇至聖雅言之科詩歌首重始與躬生盛㬎志切儒修幼懐毛氏遺編僅能句讀長習紫陽集詁畧識源流然而塞有蓬心森難箋淵羅前賢之明訓滋辨說而科紛搜至道之淵涵恍疑端而錯迕滋如豳風最古不列二南之前王號猶存乃居三衛之後次邶鄘之篇既闕徒謬棼於空名小大之雅雖分編抗揚於異義若夫衰姬穠李雜雎雄河荇以同風教

節髮髲偕鶉鵲增莢而聯詠截鴆河廣之女齊分並
蔕而兩地傳歌綠衣碩人之章情有同源而殊方偕
賦抑且祀尊郊廟迹肇岐封生民獨後文王既類舜
於世敘天作不先淸廟亦禮失於推崇申召諸篇錄
黍苗崧高之異次朔南均伐奚六月常武之殊編至
以和平溫厚之音而雜嫓思幽憂之作魚藻菀柳美
惡豈日合辭縣蠻隰桑愉悲亦有分志大抵篇章序
列類例參差未可執一以概言亦且末由而辟舉如
云錯簡則傳經代有偉人刋自刪繁而往聖貽茲來

哲獨惜微音既逖微言或昧於祭尋載籍云遙大義
遂遺於缺畧是以宣幽變什時世亡徵鄭衛淫靡請
家聚訟將闡揚之無自欲考訂之靡從幸覩文治蔚
興之期欣逢典章明備之日伏讀
聖祖仁皇帝御纂經義鴻文炳煥瑤冊琳瑯萃諸子異同之
言分猶涇渭會羣儒闡奥之旨昭若日星緯地經天
丕著
盛朝之烈金聲玉振永垂奕代之模斯詩學之大成爲暴
蒙之津筏蓋衆解既備則疑義可參且折衷已明而

其詮自得爰是竊某思奮蠡仰測於高深得窺籬鷃

頗希能於萬一積歲累月殫精竭神纂集撰詩蓋爲

部合凡本傳次問表辨二十卷蓋繼漢唐以來[illegible]

訓詁之成書發尼山編定之至意關雎以降狼跋[illegible]

前上感下應之理如斯風之所以名風與召旻居終

鹿鳴居首初盛終衰之迹若彼雅之所以繼雅也故

一風有一風之本末一雅有一雅之指歸治亂異古

次第見紀綱之大界創懲勸戒低徊盡悲憫之幽衷

茲乃考其簡策之所纂陳詠歎之所臚列楚邱淇澳

上弔殷墟而賦始衛姜匪風下泉末嗟周道而迴懷

邠俗離黍降同於列國錄實匪夸猗嗟附刺於宗邦

合讓自遠卷分明志忽斷新臺乘舟之編類比陳謨

復合鴟鴞七月之誦狂且狡童之詞無妨並采雖

以辨俗於貞淫若樂歌燕飲之什可以寓懷豈嫌雜

陳於美刺故小正之義多往復蓋西京之亡有感舊

倚排惻而彷徨道光明而盛大內天保外采薇羅然

如睹至治之規模始憂勤終逸樂睥焉共仰太平之

景象他如庚鼓鐘雅音之奏爰賦楚茨稱生民擊觀

之祥載吟行葦則又深心綿邈遠志素猶若乃憩

文王則惟崇德頌終大武亦日象功所以為尊隆德

極思揚厲之至則此皆其犖犖大者可謂較然明著

巳穆之義理攸存後先不拘於時代鑒觀有達錯綜

每見於情文斯即開筆創之源先獲麟而作史稱典

謨之盛踵藏壁而傳書至於句詁淺深篇分綱領首

辨蕭蘇吳體次通識刺長辭譬如秣馬秣駒同情漢

廣猶為兩豚假彼稚稚整整同義叠斯奚必分章謬

從太祖之文出車遂失周宣之命不顧承祧之句正

月疑非宗鎬之詩蓋必達於風人興賦之原斯以明
聖教昭垂之跡故先之本傳以集其義繼之辨言以
衷其歸授受所承未敢漫遊於前範古今旁採惟期
畧補於闕遺發明朱子之功推闡毛鄭之學然而切
磋寡與懼貽不醇不備之憂樸斲時疎難獲盡意盡
言之趣恭惟
有道君子
達人先生
俯賜覽觀兼施

救益偉材之偏者有必達而裒之缺者得復完則不徧
敦生之幸抑亦斯道之光矣謹啟

金壇晚學劉始興拜稟

詩益序

詩自齊魯韓三家既亡。惟小序毛傳說獨存。繼之鄭箋孔疏以闡其蘊。漢唐後學者皆宗之。及宋朱子辨論序說謬誤。更定舊解爲集傳。而小序毛鄭氏之學。多釐然出於正矣。愚考詩序及毛鄭氏舊解。頗有所穿鑿。第詩學賴之以傳。且去古未遠。其得之師傳授受者。往往而有。故凡舊解穿鑿謬誤之處。朱子辨而正之。可謂廓如若既明曉當信從者。盡已無復疑似兩可。及從闕弗注二者之病。說詳後詩辨。此其說有宜采擇者。且詩三百篇其

閒辭事相類而並收博舉迭出而互見者不鮮假如取二南草蟲行露野有死麕三詩雜之鄭風僅與將仲子風雨二篇同解。草蟲風雨皆婦人思其君子之詩行露野有死麕將仲子皆女子拒淫之詩以鄭之羔裘曹之鳲鳩雜於二南亦與羔羊同風。羔裘鳲鳩羔羊皆美其在位者之詩。而盛衰貞變之義弗著。他如小雅祈父以下近於風。說見詩大問楚茨以下近於頌。小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皆美其力農事以奉祭祀之詩與周頌載芟良耜相類故舊說謂之豳雅豳頌以前說例之風詩雜於雅。雅詩雜於頌。而風雅頌之義莫得而辨矣故善說詩者。其在國風。必考其所繫何風。復繫何篇之下。

以求所謂上感而下應者而得其名風之說此以下說竝見詩次問及詩表至於雅頌亦統觀其詩之始終次序以驗王道之興廢與古先王制作之精意而於小雅諸篇必三復焉可以知孔子興周之志復古之心此其大略也故詩有異類而同次者衛共姜柏舟宣姜牆茨之類是也有同類而異次者小雅黍苗大雅崧高之類是也有兼收竝採著其淺深先後以爲義者鄭衛諸淫詩小雅燕饗諸詩是也其他次乎風者義從風次乎雅者義從雅次乎頌者義從頌或本其世系或依其事類或因其政治得

失上下感應之次爲敎要其善者足以觀而法不善者可以懼而戒其歸一而已矣故詩之爲敎也一篇之義小而全詩之義大一篇之義詩人之旨也全詩之義孔子編次之意也今自鄭氏詩譜及孔疏解全詩編次大義多牽於小序時世之論無足取者而朱子詩傳惟二南說略具邶鄘衞以下闕之近代學者僅知指摘篇章習熟句讀或復紛紜聚訟而不辨其義徒欲强持序說詆訐朱子說詳後詩辨而於聖人垂敎之大則略而弗講惜哉愚既幸詩學之傳獲刪厥謬誤以正其義復懼玆闕

略。乃合詩序毛鄭孔氏及朱子傳說畧加采擇更旁引諸家。積二十餘年。作詩本傳八卷。詩次問補言三卷。詩表二卷。雜辨七卷。畧推廣本篇詩意及益以孔子編次之義。補舊解所未到。因名之曰詩益云乾隆五年十月既望金壇後學劉始興序。

詩益目錄

辰駿少時讀三百篇多蓄疑未解遍覽先儒舊說益滋聚訟及從吾兄　郘江先生遊先生方研注詩箋一書辰駿追隨几案親炙訓誨日漸開悟始知經學自有眞詮也今宦閩去官赴部銓補重晤　先生於

燕邸　先生出茲編以示戾裴　潛心諷誦覺曩時教
誨猶能記憶詩益諸敘文。雖已總具綱領。然中間義
例頗繁。恐一時未能開卷瞭然。竊欲謹記舊聞。略撮
書內要旨。兼述鄙衷一二。贅言麗之篇端。以曉讀者。
先生以爲然。遂一一附載目錄之後。
詩益要旨。惟在續補舊解闕遺大義。次則辨析先儒
未定疑案。其間章句訓詁。雖與朱子集傳小有異同
然實朱子之功臣也。蓋自漢唐以來。小序毛鄭之說
孤行於世。其支離穿鑿之病。有害經義者。往往不鮮

朱子辨而正之。小序毛鄭氏之學。由是始醇。然於經內義理大端。尚多闕略未備。是以宋元諸儒紛紜聚訟。迄無定論。後來學者。靡所適從。今詩益一一研窮增補。大義既備。先儒聚訟之說。自渙然冰解。其爲功於朱子。豈淺小哉。

先生嘗云漢唐以來無小序毛鄭氏則詩學不傳。無朱子力闢序說謬誤。則聖人編詩垂訓大義。亦不可講。辰駿竊謂無詩益一書補闕辨疑。則聖人之經義不全。朱子之功亦不著也。

詩益續補大義在詩文問詩文補言數萬餘言竊謂自有詩學以來未之有也大凡聖人編次三百篇之意旁皇周浹盡備於此此其道與易傳春秋相表裏蓋文王之序易夫子之編詩其爲教不同而其致一也夫子作春秋之旨直而嚴及編詩之意則婉而深微而著向來讀春秋者病在捨經從傳而不求其本多以曲解失之讀三百篇者病在尋章摘句而不求其道多以疎略失之故詩益補闕之功譬猶渾沌鑿開初見宇宙而又天造地設義理歸于自然後有識

者。諒不以愚言爲阿好耳。

詩益辨疑說具總辨雜辨中閒條分縷析盡解從前學者之惑數百年以來雲霧悉除矣至本傳分註章句淺深次第及全篇篇意貫通亦多闡發未有補先儒舊解之闕然皆確有依據精切詳審非附會穿鑿者比學者所當深玩也

詩益全書凡四種詩本傳一詩次問詩次補言二詩表三總辨雜辨四蓋凡說詩者必先講明本篇詩人之意然後聖人編次垂訓之恉乃可講故以詩本傳

爲首詩次問詩次稱言次之詩表合本傳次問之義分別詩人孔子之意而表其大凡故又次本傳次問之後總辨雜辨條析先儒疑義而衷之於一詩傳之源流也本傳次問相繼而經義乃全表又重著以明之所以反覆之也辨則居於末焉亦問次之義也

讀詩益本傳者當與總辨雜辨竝讀讀詩次問及稱言者當與詩表竝讀蓋詩益本篇舊解可否從違說具總辨雜辨內故讀本傳者當與此參觀乃得之至於分別詩人孔子之意及編次風雅頌升降先後之

序。咸備於表。故讀詩次問及補言者。亦當與此參觀耳。

先生成詩益一書。垂二十餘年。故立義深厚完密。不惟擥會羣書已也。每著一說。往往分散各條。如解衛冠邶鄘義。一見本傳。一見詩次問。一見詩次補言。其辨則詳於雜辨。讀者必融會其說。其義乃備耳。晨驂嘗請於 先生曰。詩益諸說。盡以類從。且便讀者耶。先生曰否否。凡義理必分著而後明。又讀書之法。惟在觸類貫通。若求一覽而盡。斯失之矣。況讀吾書而

不能竟其說其於學問之道何有哉

詩益有增訂朱子集傳說者非與朱子立異也有力詆衆說辨從朱子者非爲朱子曲護也蓋惟以篇意爲斷耳小序毛傳鄭箋孔疏及諸家說亦然蓋凡先儒舊解義可從則從之不可從則旁引參補之不以其人異也

詩益全書內次問補言總辨雜辨及諸序文皆略分句讀以便觀覽惟本傳則分二例其有增補新義及貫通篇意分別淺深者以單圈表之類輯訓詁舊說

者以單點表之取其易於辨識也

此上諸說辰發或得之曩時舊聞或約舉書內大旨學識淺陋不敢妄有滋益惟冀讀茲編者藉爲端緒以求竟其說已耳

先生沈潛經學積數十年詩益一稿蓋其功深而最大者外有尚書古文語錄左氏春秋傳志楚辭新義史記指意諸書 先生閉戶闇修世鮮知者然嘉惠來學可久可傳願與二三同志勉力付梓庶存不朽以待後云

弟辰駿字襄勛謹記

同學諸子受業門人編校姓氏另版登載

詩本傳序略

詩本傳者。詩本篇章句傳也。愚讀國風體前後多疊章複句。然皆有淺深次第之義。舊解多闕不講。學者頗弗深察。徒見其辭意重覆錯雜。而無義理。不亦病乎。至二雅長篇爲多。如小雅正月大雅抑桑柔之類。篇義頗難通貫。則欲考傳註之紛紜而求其合。難矣。或復據其一二語。遂疑其時代。抑又過也。如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烕之。雨無正云宗周旣滅。或疑東遷以後詩之類。孟子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如徒以章句文辭而已。則誤於此。遂泥於彼。以其一節而失其全體者。易可

勝道今惟以貫通篇義及分別章句前後深淺次第爲主則於本篇詩人之志頗有發明凡舊註之是非辨論之得失皆有依據可講復錄以上下篇孔子編次之意以竟厥指歸至其說則別著之（詳詩次問及雜辨）而闕於此焉若夫草木鳥獸山川地志音韻之學蓋有志而未逮姑從舊說略訂之俟後之君子。

詩益卷之一

金壇後學劉

詩本傳

國風

國風名風者。謂上化其下而下感之。猶風之動物然。故曰風。如二南上有關雎葛覃卷耳之化。下被天芣苢麐之。邶鄘衛上有柏舟綠衣之化。下凱風谷風應之是也詳見後詩次問先儒說。二南爲正風。邶鄘衛以下爲變風。凡分十五國。今以邶鄘無詩。合之爲十三國云。

周南

周國本在禹貢雍州境內岐山之陽。后稷十三世孫大王亶父自豳遷居其地。傳子王季歷。至孫文王昌

辟國寖廣，遂遷都於豐，分岐周故地爲周公旦召公奭采邑，使周公爲政國中，而召公宣布於諸侯，於是德教大行，凡南方諸侯之國，江沱汝漢之間，莫不從化，蓋三分天下有其二焉。至子武王發，又遷於鎬，遂代商有天下。武王崩，子成王誦立，周公相之，制作禮樂，蓋其先周公嘗采文王之世風化所被民俗之詩，其得之國中而雜以南國者，曰周南，得之南國者，曰召南，及是被之管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達於鄉黨邦國。後世周室既衰，或亦以其詩類附焉。孔子取而刪定之，惟存何彼襛矣一篇。上與周公所采之詩，編次先後，凡二十五篇，以明文王之化云。

關關雎七胥反鳩，在河之洲。窈烏了反窕徒了反淑女，君子好逑音求。

興也。下二章同。凡詩有興比賦。興者，先言他物起興，比以彼物比此物，賦則敷陳其事之謂也。○周文王生有

聖德又得聖女姒氏以爲配故以雎鳩起興而美之首章下二章之綱領也關關雎雄相應和聲雎鳩水鳥一名王雎鷙鳥生有定耦耦常並遊而不相狎毛傳云摯而有別者是也河北方流水之通名洲水中可居之地窈窕幽閒意淑善也女者未嫁之稱指后妃爲處子時君子詞文王好亦善也逑匹也此章先美后妃之德宜配君子初此故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蓋淑女之配君子亦若雎鳩之和聲相應焉故以爲興凡詩興體皆與下文有關應

荇蘋青宜玩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反）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叶蒲北反）悠哉悠哉輾（哲善反）轉反側

首章既美后妃之德宜配君子矣此章因以荇菜起興而推本其未得之時如此參差長短不齊貌荇接余也根生水底莖如釵股上青下白葉紫赤圓徑寸餘浮水面流披靡從流水也此尚未言取之下章采之乃言其

取其寤覺寐寢也荇菜曰左右流或左或右言無方也
淑女曰寤寐求或寤或寐言無時也亦相對有關雎義
服猶懷也悠思之長也輾者轉之半轉者輾之
周反者輾之過側者轉之留皆臥不安席意

參差荇菜左右采叶此禮反之窈窕淑女琴瑟友叶羽已反之參差荇菜左右芼毛報反之窈窕淑女鐘鼓樂音洛叶五教反之

末章承前章復以荇菜起興言今始得之時采取而擇之也琴五弦或七弦瑟二十五弦皆絲屬友者親愛其從之意芼熟薦之也鐘金屬鼓革屬樂直樂也采者擇其善有友義焉芼者薦其成有樂象焉琴瑟聲和故曰友鐘鼓聲盛故曰樂此上二章皆承首章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二句之意而言蓋惟后妃之德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故其未得而憂既得而樂如此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謂如末章所云哀而不傷謂如二章所云此其和平敦厚之音昔嘗用之鄉人邦國今雖無復傳者然猶諸其辭而想見之至其詩

未知何人所作。朱子云，作於文王宮中人，或又謂作於畢公，辨觀今皆無可考。故兩其說。後詩凡不言作者同此例。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關雎篇首冠周南，及葛覃卷耳以下，乃孔子編次如此，非詩人本意。今說別詩詩次，簡從並同此例。

葛之覃徒南反兮，施音異于中谷，維葉萋萋音妻。黃鳥于飛，集于灌古亂反木，其鳴喈喈音皆，叶居奚反

賦也。下二章同。○后妃將歸寧而作此詩，首章二章皆追賦之辭也。葛，草名，可為絺綌者。覃，延；施，移也。謂葛生也。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鸝也，一名搏黍。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遠聞者。此言初夏葛葉方盛之時，起下章成絺綌意，因葛草而及黃鳥鳴聲，亦賦其物以紀候耳。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魚廢反）是濩（胡郭反）爲絺（丑知反）爲綌（去逆反）服之無斁（音亦）

此章承首章言盛夏之時葛既成而始爲絺綌之服也莫莫茂密貌刈斬濩煑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首章及此皆因末章歸寧之事而追賦其未歸時爲絺綌之事如此蓋必待婦功既畢而後及於歸寧則不以孝思之無窮失其內職之有常此所以爲貞靜專一之德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污我私薄澣（戶管反）我衣害（戶葛反）澣害否（方九反）歸寧父母（莫後反）

上章既成絺綌之服矣末章遂言歸寧之事此其作詩本意也言語辭師女師也薄猶少也或曰薄亦語辭後凡云薄言者從此污煩撋之以去其污猶治亂曰亂也私燕服也澣濯也澣此污爲尤潔矣衣禮衣也蓋污之

用功雖深而漸則尤潔惟私服乃燕居之服而澣衣
將服之以歸寧父母故也害何也寧安也謂問安也

葛覃三章章六句

李子曰此此詩后妃所自作故無贊美之辭然於此可
以見其貴而能勤富而能儉已長而敬不弛於師傅
已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是
皆德之厚而人所難者

采采卷耳卷上聲不盈頃筐頃音傾嗟我懷人寘彼寘之豉反周行行叶戶郎反

賦也下三章同○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故作此
詩采采言非一采也卷耳枲耳葉如鼠耳叢生如盤采
卷耳者假托之辭不必實有是事也頃欹也筐竹器懷
思也人蓋謂文王寘舍也周行大道也頃筐易盈而不
盈且寘之大道之旁而不能復采以見其懷思之甚也
此蓋后妃當文王朝會征伐及羑里拘幽之日而作與

嗟我懷人句
一篇之綱領

陟彼崔徂回反嵬五回反我馬虺呼回反隤音頹我姑酌彼金罍盧回反維以不永懷叶胡隈反

此下三章皆承首章嗟我懷人之意而言。陟，升也。崔嵬，爾雅曰，石山戴土者。託言升彼崔嵬之山，將以遠望所懷之人耳。虺隤，馬罷不能升高之病。姑，且也。罍，酒器，刻爲雲雷象，以黃金飾之。永，長也。言酌金罍之酒以自娛，欲其不王長以爲懷也。此蓋反首章懷人之意，而庶幾有以舒其憂耳。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反觥古橫反叶古黃反維以不永傷

山脊曰岡。既陟崔嵬，復陟高岡者，言所陟之匪一，以見其懷思之愈甚也。玄黃，玄馬而黃，病極而變色也。兕觥，角爵也。兕角爲之。永傷比永懷又深矣。不永傷，復反首章嗟我之意。

陟彼砠七余反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敷矣云何盱音吁舊本作吁矣

朱子集傳云爾雅注引此作盱今從之

爾雅曰土山戴石爲砠瘏痡皆病也前二章但云馬病此復及僕者推廣而極言之將張目而望也云何盱者言欲望之而無從卒反上文陟山遠望之意以明所懷者之終不可見耳

卷耳四章章四句

朱子曰此亦后妃所自作可以見其貞靜專一之至矣

南有樛居虯反木葛藟力軌反纍力追反之樂音洛只音紙君子福履綏之

興也下二章同○此蓋美文王之詩南毛傳云南土也謂荊揚江漢間木盛處猶後篇曰南有喬木也木下曲

曰樛葛藟纍也只語辭樂只美其德也君子謂文王也履祿綏安也蓋木下曲則纍之者固爲君子有樂只之德則身之獲福履者安故以爲興下二章荒將縈成義倣此此篇君子朱子集傳云指后妃今從毛鄭氏義而復訂其篇意如此詳見後詩辨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也將猶扶助也比首章綏義爲深

南有樛木葛藟縈之烏縈反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縈旋也若纍之纏奄之末復旋繞之也成就也此要其終言之比前二章綏將義爲又深

樛木三章章四句

此篇舊解詳後詩辨○按凡詩興比體有類興者以彼興此與下文相對爲義比者比言正意與下文聯

一爲義但詩中比興處至所謂興者亦必求其所以取興之義上下文意乃有關處不可不察也

螽（音終）斯羽詵詵（音莘）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眞）兮

興也下二章同○文王后妃子孫衆多而又有賢德故以螽斯爲興而美之螽斯蝗也一名斯螽蝗類青色長角長股一生九十九子詵詵和集貌宜猶善也爾謂文王后妃振振仁厚也言文王后妃能善其子孫使之仁厚也文王后妃子孫亦仁厚猶螽羽之和集故以爲譬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薨薨羣飛聲繩繩不絕貌言文王后妃能善其子孫且繩繩之多也首章先言振振此章後言繩繩者蓋子孫惟有振振之賢德故其衆多爲足美也

螽斯羽揖揖（側立反）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反）兮

揖揖會聚也。蟄蟄亦聚意。方氏應龍曰。蟄。即蟄蟲之蟄。言其伏藏而盤聚也。上章先言繩繩。末章後言蟄蟄者。蓋子孫惟有繩繩不絕之美。則本支繁衍而共會聚者益衆矣。螽羽羣飛有不絕之聲。上章所以興繩繩。而此章則又以揖揖蟄蟄同義爲興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此篇亦畧從毛鄭氏義詳見後詩辨

桃之夭夭於驕反 灼灼其華叶芳無反 之子于歸宜其室家叶古胡反

興也。下二章同。○文王國中女子。婚姻及時。故因桃夭起興。而美之。桃木名。夭夭少好貌。灼灼華盛也。木少則華盛。興女子之及時而嫁也。周禮仲春會男女。桃之有華。正婚姻時也。之子。猶云是子。指嫁者言。婦人謂嫁曰歸。宜和順意。室謂夫婦所居。家謂一門之內。蓋此女子亦賢而有德者。故詩人美之如此。而文王周公之化。於

此可見矣。

桃之夭夭有蕡音文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承首章言桃之華而及其實，蕡實之盛也，復曰宜其家室者，反覆而深美之之辭。桃之有實，亦如女子之有家室，故以爲興。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側巾反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蓁蓁，葉盛貌。復承前二章言華言實而及其葉，則桃之美者備矣。家人，一家之人。因言家室而及其家人，則女子之德無不宜矣。葉之蓁蓁，又以興家人之衆多也。

桃夭三章章四句

按美出嫁女子，此篇本旨也。至美文王之化，意則篇內未及，蓋言外見之。說詳後召南總解下兔罝漢廣

同。

肅肅兔罝[子余反與夫爲韻]椓[陟角反]之丁丁[音爭]赳赳[居黝反]武夫公侯干城

興也下二章同○文王國中賢人衆多皆有可用之材故因兔罝起興而美之肅肅整飭貌罝罟也丁丁椓杙聲蓋椓杙地中而張罝其上以掩兔也赳赳武貌干盾也干城皆扞外衛內者言其武夫之材可用如此文王周公德化之盛亦可見矣兔罝肅肅與武夫之赳赳而椓與干城亦有關應義

肅肅兔罝施於中逵[求龜反]赳赳武夫公侯好仇[叶渠之反]

逵九逵之道也承首章椓兔罝而申言其所施之地如此好仇與好逑同匡衡引關雎亦作仇言其德可與公侯匹耦則匪但干城而已嘆美之意深也○鄭氏曰好仇和好敵仇與中逵義相愜說亦通

肅肅兔罝施於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林中也、較中逵地稍僻矣。地僻則兔益易且可知。腹心。又匪但好仇而已。中林腹心。義亦相應

兔罝三章章四句

采采芣音浮苢音以薄言采叶此禮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有叶羽已反之

賦也、下二章同。○文王國中婦人、室家無事、相與采此芣苢、以爲樂、而賦其事作此詩。芣苢、車前也、大葉長穗好生道旁。采采、始求之也。有、既得之也。采之未詳何用、或曰、其子治產難。此篇婦人、惟賦其事云爾。未嘗自言被何人之化也。但後人讀其辭、見當日文王國中化行俗美、家室和樂如此云。說見後召南總解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反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反之

掇、拾也。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反之

袺，以衣貯之而執其衽也。襭，以衣貯之而扱其衽於帶間而歸也。此上三章。先云采。繼云有。繼云掇捋。繼云袺襭。皆依其事之次序而言之如此。

芣苢三章章四句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思舊本作息孔氏疏云詩韻在辭上休求字爲韻宜作思今從之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叶古曠反矣不可泳音詠叶于誑反思江之永叶弋亮反矣不可方叶甫妄反思

興而比也。下二章同。○南國江漢之閒。其出游之女貞潔不可犯。故因喬木起興而美之。木上竦無枝曰喬。休，止息也。思，語辭。喬木之不可休，猶女子之不可求。故以爲興。江、漢，皆水名。泳，潛行也。永，長也。方，桴也。末以江漢

爲比而詠歎之。言其女之貞潔。亦若江漢之不可方泳而文王之化。及於南國。於此可見矣。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二句。二篇之綱領。

翹翹（祁遥反）錯薪言刈（魚廢反）其楚之子于歸言秣（莫葛反）其馬（叶滿補反）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下二章。皆承首章漢有游女不可求思二句之意而反覆言之。翹翹。秀起貌。錯。雜也。楚。木名。荊屬。之子。指游女。秣。飼也。首借錯薪起興。設言之子于歸。欲秣其馬。則悅之至矣。復以江漢爲比而重詠歎之。所以明其終不可求之意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音閭）之子于歸言秣其駒（音居）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蔞，蔞蒿也。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生水澤中。駒，馬之小者。降楚言蔞，降馬言駒，情愈殷而意愈卑矣。刈楚刈蔞，亦所以興秣馬秣駒之義。

漢廣三章，章八句。

此篇章末重復咏歎，意味深長，含蓄無盡，俾學者尋繹而自得焉。凡國風多用此體，亦或有畧取變文以為諧韻者，而其義例一也。至其章內淺深次第之意，則於上下文見之，學者宜玩。

遵彼汝墳符云反　伐其條枚叶莫悲反　未見君子　惄乃歷反　如調音周飢

賦也。下章同。○汝旁國中婦人，喜其君子行役而歸，故述其事作此詩。遵，循也。汝，水名。墳，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言其君子未歸之時，往循汝水之旁而伐其薪，此賦其事。亦有興義也。惄，思。調，朝也。蓋思其君子，如朝飢之

思食也調一作輖重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反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斬而復生曰肄承首章伐其枚又伐其肄則踰年矣至是乃見其君子之歸故深喜之遐遠也

魴符方反魚赬敕貞反尾王室如燬音毀下同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比也○承前章既見君子而言魴魚名身廣而薄少力細鱗赬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本白而今赤則勞甚矣比君子行役之勞蓋既見而深閔之之辭也王室紂所都燬焚也如燬言酷烈也父母謂文王孔甚邇近也蓋文王之德如父母然望之甚近而可以忘其勞此又見君子而深慰之之辭而文王之化及於南國觀此章之言可見矣

汝墳三章章四句

此篇末有美文王之化意作者本旨也又與前桃夭已下諸詩不同見後召南總解

麟之趾（止音）振振（眞音）公子于（吁音）嗟麟兮（末句無韻）

興而比也下二章同○此美文王后妃子孫宗族之詩麟獸名似麕身牛尾馬蹄毛蟲之長趾足也麟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故以興文王公子振振仁厚也于嗟歎詞末曰于嗟麟兮此言文王后妃之德而歎美之蓋推文王后妃德修於身而其子孫宗族皆化於善故詩人以麟美文王后妃而以其趾美公子之仁厚也下二章定角義倣此

麟之定（都佞反）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定額也麟額未聞或曰有額不以抵也公姓公孫也姓之爲言生也因公子而及公姓者推廣言之也

麟之角（叶盧谷反）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一角角端有肉不以觸也首章云趾次云定末云角從下及上則言麟之德者備矣公族公同高祖祖廟未毀有服之親因公姓而及公族者又推廣言之也

麟之趾三章章三句

周南十一篇三十四章百五十九句

召南

召召公奭采地舊說扶風雍縣南有召亭詩其意餘見前周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叶姬御反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五嫁反叶魚據反之

興也下二章同○南國諸侯夫人賢而有德故於其始嫁之日以鵲巢爲興而美之鵲鳩皆鳥名鵲善爲巢其巢冬至日架之至春乃成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鳩所以興夫人鵲巢興諸侯家也之子指夫人一

車兩輪。謂之兩。御。迎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兩。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小雅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此篇以鳩居鵲巢。喻夫人貞靜純壹之德。猶易與小雅義也。蓋惟其被文王后妃之化者深。故能如此耳。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方。有之也。將。送也。先言迎。次言送者。以諸侯之娶者為主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喻衆媵姪娣之多。如若之。繼有之。未復盈之也。成。成其禮也。總前二章之意而終言之。

鵲巢三章。章四句

此篇美文王之化意。亦言外見之。說同關雎桃夭箋。下采蘩采蘋羔羊小星江有汜野有死麕騶虞同。

于以采蘩。音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叶上止反

賦也。下二章同。○南國諸侯夫人、能盡誠敬奉祭祀、故賦其事美之。于、於也。蘩、白蒿也。沼、池。沚、渚也。蘩非水菜、于沼沚者、於其水旁采之。下章澗中義同。事、祭祀之事也。祭之日、夫人當蘩菹以豆盛之。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山夾水曰澗。于沼沚、復于澗者、明所采之非一地也。宮、廟也。凡內祭祀之事、皆行於廟。既曰公侯之事、又曰公侯之宮者、所以別外祀也。

被皮寄反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巨私反、薄言還音旋歸。

末章承前二章、遂陳夫人奉祭祀始終之事。被、首飾也。編髮爲之。僮僮、竦敬也。夙、早也。公、公所也。祁祁、舒遲貌。言其夫人始終能敬祀事、而不失其威儀如此、則其德可知。而所以被文王后妃之化者深矣。

采蘩三章章四句

喓喓於遙反草蟲趯趯托歷反阜音婦螽音終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充亦既見止亦既覯古豆反止我心則降音杭叶乎攻反

賦也。下二章同。○南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感時物之變而思念之。及其既歸，而賦其事。喓喓，聲也。草蟲，負蠜，蝗屬，奇音青色。趯趯，躍貌。阜螽，蠜也。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晚秋時也。蓋先賦其所見之時物，而後言傷其君子行役之意。亦賦中有興義。忡忡，猶衝衝也。止，語辭。覯，遇。降，下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音厥未見君子憂心惙惙音拙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登山，蓋託以望君子。蕨，鼈也，初生無葉時可食。采蕨蓋仲春時，承首章草蟲鳴則踰歲矣。蓋其君子自秋及春而猶未歸，彼其獨居感時物之變如此。下章采薇義同。以此推之，詩中所謂見止覯止者，蓋又在其春後耳。假設

憂貌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音微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薇似蕨差大有芒而苦山間人食之謂之迷蕨胡氏曰疑卽莊子所謂迷陽者采薇亦仰春時夷平也此篇三章惟以草蟲鳴采蕨采薇相承言之見其感時物之變如此未見君子以下則三章之意無異也疊山謝氏曰惙惙憂之深不止于忡忡傷則惻然而痛悲則無聲之哀又不止于惙惙或又謂降言憂始去說則其意新矣夷者見之久而復其常也按此二說每章第四句與末句義未有淺深

草蟲三章章七句

此篇婦人未有美文王之化意與周南芣苢同義說詳彼召南總解下行露殷其靁摽有梅並同

于以采蘋符申反南澗之濱于以采藻音早于彼行潦音老

賦也。下二章同。○南國大夫妻亦能盡誠敬以奉祭祀，故賦其事美之。蘋，水上浮萍，江東人謂之薸。濱，厓也。藻，聚藻，生水底，莖如釵股，葉如蓬蒿。行潦，流潦也。

于以盛音成之維筐及筥居呂反于以湘息良反之維錡其綺反及釜符甫反

承首章而言。盛，盛蘋藻也。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粗熟之而淹爲菹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叶後五反誰其尸之有齊音齋季女

亦承前章而言。奠，置也。亦謂蘋藻。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士祭於宗室。牖下，室西南隅，所謂奧也。尸，主也。禮，主婦主薦豆，實以菹醢。齊，敬貌。季，少也。能敬有禮，不失婦職，少而已然，則其被文王后妃之化，亦可見矣。此篇三章

皆一意相承。直敘其事如此。

采蘋三章章四句。

讀齊詩无采蘋[illegible]皆[illegible]
說附注[illegible]

蔽芾音沛甘棠，勿翦子踐反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反

賦也。下二章同。○召伯在文王時，循行南國，或舍甘棠之下。後人思其德，愛其樹而不忍傷，故賦此詩。蔽芾，盛貌。甘棠，杜梨也。白者為棠，赤者為杜。翦，翦其枝葉。伐，伐其條幹也。伯，方伯也。茇，草止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蒲邁反召伯所憩。起例反

敗，折也。勿敗，匪但勿伐而已，愛之久而愈深也。憩，息也。此下二章曰憩曰說，皆承首章茇義而言，蓋茇為草止，於召伯當日循行情事較切，而憩說皆泛辭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叶變制反）召伯所説（音稅）

拜屈也。勿拜又匪但勿敗而已。説舍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此詩蓋作於武王成王之世。召公爲方伯時故曰召伯。

厭浥（入音邑）行露豈不夙夜（叶羊茹反）謂行多露

賦也。○南國女子有能守禮不爲強暴所汚者自賦其志而作此詩。厭浥溼意。行道。夙早也。托言道間露溼豈不欲早夜行乎但畏多露之沾濡而不敢耳。首章先言其大意如此下二章乃申明之。

誰謂雀無角（叶盧谷反）何以穿我屋誰謂女（音汝）無家（句無韻）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興也。下章同。○家，室家之禮，謂以媒聘求也。速，召致也。蓋此女子以禮自守，或有見訟而致於獄者，故其言如此。末曰室家不足，乃深絕之之辭，此所以與多露而不敢行也。雀之穿屋，猶其人之速獄，故以為興。下章鼠穿墉義放此。

誰謂鼠無牙叶音吾與家為韻何以穿我墉音容誰謂女無家叶音姑

何以速我訟叶祥容反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牙，牡齒也。墉，牆也。雀之穿屋，猶在外也。鼠穿墉，則近人矣。訟，猶獄也。末曰亦不女從，復明絕之如此，以終首章之意。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劉向列女傳曰：召南申人女，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欲娶之，女子不可，故作是詩。今按此說無可考，姑存

之可也

羔羊之皮叶蒲何反素絲五紽徒何反退食自公委音威蛇音移叶唐何反
委蛇

賦也。下二章同。○此美南國大夫之詩。小曰羔、大曰羊。皮、所以爲裘。大夫燕居之服。素、白也。紽、以絲飾裘之名。蓋縫白絲爲紃施之縫中。兩皮聯屬處以爲飾也。或曰凡飾裘絲數。蓋不止有五。曰五紽者、言其雜也。退食、退朝食於家也。自公、從公門出也。委蛇、自得貌。此美其大夫退朝之暇、從容有度如此。則其人之賢可知。而所以被文王召伯之化者深矣。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音域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革、說文云、皮治去其毛曰革。然此爲裘、不宜去毛。二字異義未詳。緎、裘之縫界也。即絲所飾之處。首章紽以絲

言此章紘以其縫言也或曰凡裘之縫不止有五曰五紘者亦言其總也

羔羊之縫音逢素絲五總宗音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縫縫皮合之爲裘也總數名或曰即謂紀紘之總數也復言五總者與前二章互文以申明之故首句特曰羔羊之縫以切指其義云

羔羊三章章四句

篇內三章末亦用重辭數美但變文諧韻與前漢廣篇例畧有異耳詩中亦多此體說已見前

殷音隱其靁同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與靁爲韻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末二句或用于哉叶韻或同麟趾篇例末句不用韻俟更詳之

興也下二章同○南國大夫從役在外其妻思念之而作此詩殷靁聲山南曰陽靁聲之在山陽未嘗遠也故

感之而以爲興何斯斯此人謂其君子違斯斯此地遑暇也振振信厚也歸哉歸哉望其君子早畢事而歸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在側比在陽爲近矣息止息也盖其君子役事旣不能暇則亦不能息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叶後五反何斯違斯莫或遑處上聲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在下比在側爲又近矣處安處也息之久而後能安處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摽婢小反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賦也下二章同○南國女子以貞自守懼嫁不及時有強暴之辱而賦其意作此詩摽落也梅木名華白實似杏而酢梅盛極則漸落待落而在樹者少言其時過而已晚也庶衆迨及也吉吉日也賦摽梅與求庶士亦賦中有興義

摽有梅其實三兮叶疏簪反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梅在樹者三落者又多則時又過矣今今日也承首章言摽吉必迨今日蓋時又過則其期愈迫而不容更緩故設言之如此若今非吉日當如下末章所云耳夫迨吉之義已見首章故此章不言而義理已包舊解謂不待吉夫婚姻不待吉則已苟矣不且近於奔乎

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器反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塈取也頃筐取之則落之盡而時大晚矣謂之但告語以定其約而已蓋迨吉迨今時雖稍過而婚禮可成若

時已大晚惟及今定其約以待來歲詩
廹而不過其女子之能守禮可知矣。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嘒呼惠反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興也下章同○南國夫人能不妬忌以惠其下故其衆妾美之而作是詩嘒微貌三五言其稀也蓋初昏或將旦時衆妾進御不敢當夕見星而往見星而還故因所見以起興或曰賦也肅肅齊遬貌宵夜征行也寔實同自言其命寔與貴者不同深以得御於君為夫人之惠而不敢怨也蓋其時諸侯夫人被文王后妃之化如此

嘒彼小星維參所森反與昴音卯叶力求反○史律書北至於留註云留即昴也昴一名留故毛傳及朱子叶从留肅肅宵征抱衾起金反與裯直留反寔命不猶

參昴西方二宿名蓋初昏或將旦時星稀難辨初視之僅見或三或五及詳視之乃知為參與昴耳衾被也裯

禪被也抱衾與裯復承前章言夙夜在公之事如此猶亦同也

小星二章章五句

江有汜音祀叶 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叶虎洧反

興也下二章同○是時汜水之旁媵有待年於國嫡夫人不與之偕行者其後嫡能自悔而迎之故因所見以起興而作此詩水決復入曰汜之子謂嫡也婦人謂嫁曰歸我媵自我也左右之曰以謂借行也蓋其夫人被文王后妃之化如此汜水決復入所以興其後悔也

江有渚諸呂反 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渚小洲也水岐成渚我與猶我以也處安也承首章後悔之意而言蓋其嫡夫人既悔迎之故得安處也渚水岐惟興不我與之義似渚與處未界有關應耳

江有沱徒何反　之子歸不我過音戈　不我過其嘯也歌
沱江之別責我過過我也不過我則不與我以我矣嘯
蹙口出聲以舒憤懣也謂嫡初棄己時歌謂今來迎己
時末句總詣至肯之意如此沱
水別與不我過義亦同前章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野有死麕俱倫反叶為韻　與　白茅包叶補苟反　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興也下章同○南國女子有能守禮不從淫亂之行者
故因所見起興而美之麕獐也鹿屬無角白茅包之興
女子之貞潔也包下二章意懷春當春有懷也蓋其女
子初有懷春之意後乃悔而拒之首章言其始下章加
玉美其終也吉士美士也誘女云吉士者亦美其不終
誘能悔而自止不為行露訟獄強暴之事也曰誘之者
其始曰吉士亦美其終蓋其
男女皆被文王之化如此云

林有樸蒲木反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音豚束有女如玉

承首章復因所見爲興以起末章之意。樸樕、小木、與女子之守之堅也。鹿、獸名、有角。純束、猶言包之。此句興義同首章。如玉、美其潔也。言彼懷春之女、稍若可誘、後乃知其德之貞潔如玉也。謂如下章所云。

舒而脫脫音兌兮無感我帨音稅兮無使尨美邦反也吠符廢反

賦也。○末章承前章末句之意、而述其女子拒之之辭。舒、舒遲、有禮容也。脫脫、舒貌。感、動。帨、巾。尨、犬也。言汝當舒徐以禮來、毋動我之帨、驚我之犬、以強暴相陵也。夫以禮來、則不相誘矣。其詞義而不可犯。所謂如玉者如此。而其男子亦悔而自止。所以不失爲吉士也。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何彼襛音濃與雝叶矣唐棣徒帝反之華叶芳無反曷不肅雝王姬之

興

興也。下二章同。○周平王孫王姬下嫁於齊，故以唐棣之華起興，而美之。穠，盛也，猶曰戎戎也。唐棣，栘也，似白楊。唐棣之華之盛，與王姬車服之美也。曷，何。肅，敬。雝，和也。言王姬車服雖盛，不敢挾貴驕其夫家，能敬且和以執婦道也。首章先美王姬下嫁之事如此。此衰周之詩，未知其人果足以當之，然夫子錄之，亦必有見而取之云爾。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此章承首章兼美王姬及齊侯之子也。李，木名，華白實可食。桃李之華，與王姬與齊侯之子之並美也。齊侯之子，或曰襄公諸兒，或曰桓公小白。按春秋經文，魯莊公元年，王姬歸於齊，時襄公五年也。魯莊公十一年，王姬歸於齊，時桓公三年也。襄公桓公皆已即位，今詩不曰齊侯，而曰齊侯之子，豈經文所謂或適襄公桓公之子

而傳說有闕誤與抑詩所言者或別有指與二者未
有考然既曰平王之孫則其爲妻屑爲事固可信矣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 亡貧反 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末章亦前章始美王姬與齊侯之子爲昏之意伊亦維
也緡綸也釣者合絲爲綸猶與王姬與齊侯之子好合而
爲昏也所謂易
不盡疑者如此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此篇舊解
詳後詩辨。

彼茁 則劣反 者葭 音加 壹發五豝 音巴 于 音吁 嗟乎騶 側留反 虞

比也下章同○此蓋美文王之詩文王仁民之恩及於
庶類故以騶虞比之茁生出壯盛貌葭蘆也亦名葦發
發矢也豝牝豕也壹發五豝者毛傳云虞人翼五豝以
待發翼驅也射壹發而翼五豝言其多也騶虞獸名白

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者蓋春用之以草木之茂禽獸之多如此皆由騶虞仁歌所致故歎所美之而其歎美文王之意自見言外

彼茁者蓬蒲東反壹發五豝音巴于嗟乎騶虞兩章末句並不用韻與周南麟趾篇同例讀者詳之

蓬草名一歲曰豵小豕也矢發言蓬發豝言豵所以益著其盛也

騶虞二章章三句

此篇舊解作美南國諸侯之詩詳後詩辨

召南十四篇四十章百七十七句

周南召南二十五篇桃夭兔罝以下舊解並作美文王后妃德化所被之詩今各就本篇考之惟汝墳麟

趾騶虞三篇詩中已具此旨他若桃夭兔罝鵲巢采蘩之篇。篇內未嘗明言。或用推原爲說。云美其人以見上之化。義亦可通。至如芣苢婦人。隨事吟咏。草蟲大夫妻。對夫言情。行露摽梅女子。守禮拒亂。雖其人皆由被文王后妃之化而然。然其作詩。惟各賦已之情事而已。非美其上之詞也。故周公當日采詩及孔子編次之意。凡此二十五篇。皆所以推明文王后妃之德。修身齊家治國之效。以爲天下後世法。若在本篇作者。意指各異。固不可以一槩論也。今悉具其說詩次第中。而於本傳。則惟據篇意以切解之云。

邶鄘衛

衛詩舊誤分屬邶鄘。今復合之。爲上中下三卷。以從孔子之舊。詳見後詩辨。衛國在禹貢冀州。西阻大行。北逾衛漳。東南跨河。至兗州桑土之野。及商之季。而紂都焉。武王克商。分其地。北爲邶。南爲鄘。東爲衛。封紂子武庚祿父。弟管叔蔡叔霍叔。監殷餘民。是爲三監。畔觀叔封邶鄘。蓋其時武王弟康叔所封國。亦在殷都畿內。實康

詩所稱是也。但康誥武王封康叔孟侯而不稱衛，又酒誥曰明大命於妹邦，或康叔在武王時所封，不曰衛而曰妹，云後武王崩，成王立，三叔導武庚叛，周公奉成王命討之，乃誅武庚管叔，蔡蔡叔，霍叔爲庶人，惟康叔在妹邦克守厥職，於是成王周公乃以武王所立三監之地盡封康叔，是爲衛國。一說成王誅武庚後，復使封邶鄘，其後世子孫衛卒滅之，并其地，邶、鄘、衛本都河北朝歌東，淇水北，百泉南，至懿公爲狄滅，戴公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文公又徙居楚丘。衛詩冠邶鄘者，明其爲三監舊封，實殷之故墟也。蓋國風首二南，著周所以興。式邶鄘衛傷殷所以亡，故其詩不與鄭齊以下諸國同列，而先於王焉。詳見詩式同。

汎芳梵反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反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反以遊。

比也。○莊公惑於嬖妾，夫人莊姜賢而失位，故以柏舟自比。汎汎，流貌。柏，木名。流，中流也。亦汎其流者，言無所依

詩比已之不得於莊公而失其位也故下文遂承此賦其意耿耿小明也蓋不寐之狀如而隱痛也如有隱憂句起下末二章意微猶非也言其隱憂如此雖飲酒敖遊亦莫能自解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音孺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蘇路反逢彼之怒

賦也下二章同○巳下二章皆承首章而言鑒鏡茹度也言欲自度以解其隱憂則匪鑒而不可度也賦中亦以為比據依愬告也將往愬兄弟者亦欲有以自解無奈其不可據不可據而反遭怒耳夫莊姜不得於夫故假兄弟不可據為言此乃婦人之常情毛鄭氏舊解作仁人不遇之詩則於此等語豈可通乎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音捲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石可轉而心不可轉則不能自更以從人而其憂益甚矣席可卷而心不可卷又謂其憂之不可去也棣棣富而閑習貌選簡擇也言已之威儀無一不善則又不可以自責者自解也自首章微我無酒以下至此皆言其隱憂之深而無以自解如此。匪石匪席亦賦中有比義。

憂心悄悄七小反愠于羣小覯古豆反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反有摽符小反

此下二章乃申明首章隱憂之意悄悄憂貌愠怒意羣小衆妾也覯見閔病也辟拊心也摽拊心貌言寤不成寐而拊心自傷所謂耿耿不寐者如此。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反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反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比也。○承前章而言。君、諸語辭。迭、更。微、虧也。日當常明月有時虧。猶正嫡當尊。衆妾當卑。今妾反勝嫡。是日月更迭而虧也。故以爲比。匪澣衣、謂垢汚不濯之衣。奮飛如鳥奮翼飛去也。言其憂心之甚。至於如此。終首章意也。

柏舟五章章六句

此篇從朱子傳說詳後詩辨。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比也。下三章同。○說同前篇。綠、間色。黃、正色。間色賤而爲衣。正色貴而爲裏。以比賤妾尊而正嫡卑也。曷、何。已、止也。言其心之憂不知何時止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上曰衣下曰裳記曰衣正色裳間色綠者爲衣黃者爲裳其失所比黃裏愈甚矣亡之爲言忘也亡者已之盛

綠兮絲兮女（音汝）所治（平聲）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音尤叶于其反）兮

此章承前二章申言綠衣之意女謂莊公治理而織之也綠方爲絲而治之使爲衣比妾方少艾而寵之使僭寵也俾使訧過也言古人之道必有善處此者故今思之望莊公能悔其行使不至於過也

絺兮綌兮淒（音妻）其以風（叶方音反）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末章復申言黃裏黃裳之意淒寒風也言衣絺綌而遇寒風比已之見棄故思古人之善處此者誠先得我心而無如莊公之不然也此篇與前篇末二章同意而詞旨尤哀讀者詳之

綠衣四章章四句

燕燕于飛差（初宜反）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叶莊羽反）瞻望

弗及泣涕如雨

興也下二章同○莊姜無子以陳女戴嬀之子完爲己子莊公卒完即位州吁弒之戴嬀大歸于陳而莊姜送之故作此詩燕鳦也燕燕者非一燕也差池不齊貌莊姜送戴嬀歸燕燕並飛而差池其羽然故以爲興之子指戴嬀歸大歸也

燕燕于飛頡（戶結反）之頏（戶郎反）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直呂反）立以泣

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頡頏則匪但差池而已興戴嬀之將別姜遠行也將送也不言于野者送之愈遠而不擇其地也佇立久立也送之不及而不遠歸思念益深也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叶尼心反）瞻望弗及

實勞我心

鳴而上曰上音鳴而下曰下音蓋莊姜送戴嬀而涕泣亦若燕音上下焉故承前二章末句之意而以為興陳在衛南復曰送于南者明戴嬀所往之國也實勞我心又申言所以涕泣之意此上三章莊姜自叙其送戴嬀之情如此

仲氏任平聲只音紙其心塞淵叶一均反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冈王反寡人

賦也○末章終美戴嬀之德以明前三章所以送之之意仲氏戴嬀字以恩相信曰任言戴嬀之待己如此只語辭塞實淵深美其內溫和惠順美其外終竟淑善也先君謂莊公勗勉也寡人寡德之人莊姜自稱言戴嬀常勉己思念莊公不忘也夫戴嬀既去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誠可謂賢而莊姜之送戴嬀乃以其德如此

亦庶幾情止乎禮義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昌呂反）胡能有定寧不我顧（叶果五反）

比也下三章同○莊公旣叛莊姜思之而作此詩婦之事夫猶下土之聽日月故以為比下章義同之人指莊公也逝發語辭或曰往也猶云往者古處以古道相處也胡何也寧猶豈也言莊公為人無常亦何有一定而豈不我顧乎言其亦有顧我時也夫莊公之待姜已無禮矣及其旣叛而復思念其顧我時者忠厚之意也○一說寧亦何也何不我顧者若詰而責之之辭亦通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呼報反）胡能有

定寧不我報

冒覆也逝不相好言莊公與巳無好合之意所謂不古處也報答也有以答之則必將時時顧之矣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旦必出東方月望亦出東方以見其有常反比莊公之無常也德音蓋謂言語辭氣之間曰德者泛辭良善也言莊公待巳無良善之德音所謂不相好者如此俾使也俾也可忘言使巳思念之不忘也起下章末句意凡詩言德音者非一而其義不同蓋言辭聲名皆謂之德音故篇內註解亦可兩通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末章復借日月比已之生於父母也畜養卒終也莊姜不得於夫而歎父母之養我不終蓋疾痛憂患必呼父母人之情也述循道也又言莊公爲人無常雖言顧我報我會無幾時昔使其果能報我我今亦不述而言之矣二章曰寧不我報末又曰報我不述反覆思念之辭也

日月四章章六句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反浪笑敖五報反中心是悼

比也下三章同○說見前篇終風終日風也暴疾也比莊公之狂暴也謔戲言也浪放蕩也悼傷也言莊公雖有顧已而笑之時但皆出於戲慢之意是以心獨傷之耳

終風且霾音埋叶音貍惠然肯來叶陵之反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雨土也終日風而且霾比莊公之狂惑也惠順也莫往莫來言已不往而莊公亦不來又與惠然肯來時

其交怨怨思之長也此上二章言莊公之爲人如此

終風且曀 音翳 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嚔 音帝

此下二章承前二章言已思莊公之情也陰而風曰曀有又也終日風而又曀比已抑鬱之狀如此與前二章比義不同言語詞願思也嚔跲嚔也人氣感傷閉鬱則有是疾言已思莊公寤而不寐且有嚔疾以見其思之甚也

曀曀其陰虺虺 虛鬼反 其靁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曀曀陰貌虺虺靁將發而未震之聲比義亦同上章但陰而又靁則其陰盛矣比已抑鬱之愈深也懷猶言懷也言其思之之甚記憶不忘也則匪但有嚔疾而已由末二章之言觀之莊姜此詩蓋有遭亂自傷之意矣試詳後

終風四章章四句

此上二篇，說從毛鄭氏義。並見後詩辨。

擊鼓其鏜（音湯）踊躍用兵（蒲茫反 叶）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叶戶郎反）

賦也。下四章同。○衛州吁弒桓公自立，將合宋陳蔡三國伐鄭，而先平陳與宋。衛人從軍者，賦其事作此詩。鏜，擊鼓聲。踊躍，坐作擊刺之狀。兵，戈戟屬。踊躍用兵，自言其所為如此。土國，役土功於國也。漕，衛邑。又言國人未從軍者，為此城漕之役也。南行，在陳宋也。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敕中反 叶敕衆反）

此章承首章申言所以用兵及南行之意，以起下三章。孫氏，子仲，字，時將帥也。平，和也。合二國之好也。以，猶與也。言不與我歸也。

爰居爰處爰喪(息浪反)其馬(叶滿補反)于以求之于林之下(叶後五反)

爰於也承前章從孫子仲平陳與宋而言見其失伍離次而無鬭志前所謂踴躍用兵者蓋謬語耳

死生契(苦結反)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叶魯吼反)

此下二章從承前章申言不我以歸憂心有忡之意也契闊隔遠意猶云離別也子謂其室家成說猶誓也即下文執手偕老之誓言雖當死生離別之際而其約誓如此此始與其室家相期之辭也

于(音吁下同)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音荀)兮不我信(叶師人反)兮

闊契闊也洵信也信申同言今與其室家離別而又有死亡之患所謂死生契闊也然終不能執手偕老昔日之信今不得伸所以憂心有忡忡者爲此故耳

擊鼓五章章四句

凱風自南（叶泥心反）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反）母氏劬（其俱反）勞

比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七子自傷而作此詩南風曰凱風長養萬物者也以比其母也棘小木叢生多刺難長心又其稚弱未成者也比子幼稚時夭夭少好貌劬勞病苦也言母生衆子病苦已甚本其始而言以起自責之端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興也下二章同○棘可爲薪則成矣然非美材與子之壯大而無用也故以聖善稱其母而自謂無令人其自責深矣我無令人句起下二章意。聖叡令善也

爰有寒泉在浚（音峻）之下（叶後五反）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浚衛邑寒泉在浚之下猶能有所滋益以與子之不能事其母使母至於勞苦所謂我無令人者如此

睍胡顯睆華板反　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睍睆，好貌。載，則也。言黃鳥尚有好音以悅人，子之不能慰其母心，亦所謂無令人也。此深自刻責，冀其母之感悟而不顯其過。可謂孝矣。

凱風四章章四句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　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興也。下章倣此。○婦人以其君子從役勞苦，故以雄雉爲興而作此詩。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泄泄，飛緩自得之貌。此言其君子行役勞苦，曾雉羽之不若也。懷，思。詒，遺也。自詒猶云自取。伊，維。阻，隔也。言與巳相遠也。我之懷矣，自詒伊阻二句，一篇之綱領。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反　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下上其音。又興己之思君子而作詩也。展。誠也。
勞我心。謂懷思也。此章承首章我之懷矣而言。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叶陵之反

賦也。下章同。○瞻彼日月。悠悠我思。時之因也。道之云遠。曷云能來。道之阻也。所謂伊阻者如此。此下二章承首章自詒伊阻而言。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下孟反叶戶郎反 不忮。之豉反 不求。何用不臧。

百。猶凡也。忮。者疾人之有求者。恥己之無。臧。善也。末章之意。若誨其君子者然。言凡爾君子。豈不知德行乎。誠無所忮害貪求。則何所為而不善。彼遠行勞苦之事。皆其自取者耳。所謂自詒伊阻者如此。此必其君子居衰亂之世。而有位於朝。復久從征役勞苦在外。故末以歸隱之義諷之曰百爾君子者。不斥言其夫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匏（薄交反）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苦例反）

比也下三章同。此蓋隱士之詩匏瓠也匏之苦者不可食但可佩以渡水然今尚有葉則未可用之時也濟渡處也行渡水曰涉以衣涉曰厲褰衣涉曰揭此比君子之仕進當因乎時度時之可否而後仕猶行者量水之淺深而後渡也論語荷蕢曰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其即取此篇大意也與

有瀰（音米）濟盈有鷕（以小反又以水反）雉鳴濟盈不濡（而朱反）軌（音晷叶居有反）雉鳴求其牡

此章承首章言濟復及雉鳴以為比。瀰水盈貌。鷕雌雉聲不豈不也濡漬也軌車轍也飛曰雌雄走曰牝牡言濟盈豈有不濡其軌者而謂可若雉鳴之求牡乎蓋濟盈濡軌。比君子之仕進非時則反象其害。雉鳴求牡。比所與之非其類也。

雝雝鳴鴈[叶魚肝反] 旭[許玉反]日始旦 士如歸妻 迨氷未泮[普半反]

承前章雉鳴求牡、遂言昏姻之禮以爲比。雝雝聲之和也。鴈似鵞、一名陽鳥、隨日南北、昏禮則用之。旭日初出貌。迨及。泮散也。昏禮親迎以昏、納采請期以旦、歸妻在氷泮後、而納采請期迨氷未泮時。比君子之仕進、各有其時、以終首章意也。

招招[音韶]舟子 人涉卬[五郎反]否[叶補美反] 人涉卬否 卬須我友[叶羽軌反]

末章承首章二章言濟涉、以舟子爲比。招招、號召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須、俟也。言人皆涉而我獨否、以須我友故耳。比君子之仕進、當從其類。終次章意也。此篇取義惟兩端。三章言士歸妻、因次章言雉鳴求牡及之。末章言舟子、復因首章二章言濟及之。篇中雖未明言歸隱之事、然曰迨氷未泮、又曰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其詞意
𩔖然矣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此篇舊解詳後詩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莫尹反）勉同心不宜有怒（叶暖五反）采葑（孚容反、）采菲（妃鬼反）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比也。○婦人爲其夫所棄、故敘其悲怨之情、而作此詩。習習、和舒也。東風謂之谷風。谷風至而雨澤降、猶夫婦和而家道成、故以爲比。黽勉、猶勉勉也。葑、蔓菁也。菲、似葍、莖麤葉厚而長、有毛。下體、根也。葑菲根莖皆可食、而其根則有時惡也。德音、美譽也。違、背也。言夫婦之道、但能如采葑菲者、不以其根之惡而棄之、則已之顏色雖衰、其德音自不違、而可以與爾同死矣。首章總全篇大意。如此黽勉同心不宜有怒二句、一篇之綱領。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祁誰謂荼音徒苦其甘如薺音泚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賦而比也○行道遲遲蓋彼棄婦將其夫送之如此中心有違言其夫之心與已相背也畿門內也送止門內者無恩之甚也荼苦菜蓼屬所以自比薺甘菜以比新昏也宴樂也新昏謂其夫更娶之妻

涇音經以渭音謂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反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比也下章同○涇渭二水名湜湜清貌小渚曰沚涇濁渭清故涇水以渭水合流而形其濁且益見渭水之清湜湜其沚然比已顏色之衰不若新昏之美也屑潔以與也不我屑以不以我爲潔而與之也逝往也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笱以竹爲器承梁空取魚者逝我梁發我笱懼其新昏或改已之故轍也故假

辭以成之賤者也。此上二章言其夫棄已之事，以
申首章有怒二字之意，所謂以下體遺德音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音詠）之游之。何有何亡（叶
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反）救（叶居尤反）之。

此章承首章言其平日黽勉同心之事也。就淺就深，蓋
比其治家時隨事盡心力而爲之，不敢少懈也。方，桴。舟，
船也。潛行曰泳，浮水曰游。匍匐，手足並行之狀。凡民有
喪，匍匐救之，又言周睦鄰里鄉黨之各盡其道如此也。

不我能慉（許六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市救反，叶
市周反）。昔育恐育鞫（居六反），及爾顛覆（芳服反）。既生既育，比予于
毒。

賦也。○此下二章，皆承首章不宜有怒之意而極言之。
慉，養。阻，却也。我德，卽謂上章黽勉同心之事。售，賣也。賈

用不售、如賈之不見售也。育、養。鞫、窮也。育恐育鞫者、相
養於恐懼困窮之時也。及爾、猶併爾也。比予于毒、言被
棄
也、

我有旨蓄勅六反亦以御魚呂反下同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
洸音光有潰戶對反、既詒我肄音異、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許器反

興也。○旨、美。蓄、聚。御、當也。言平日蓄聚美菜、本以備冬
月之闕乏、喻已之御窮也。故以為興。洸、武貌。猶云暴也。
潰、怒色。肄、勞也。蓋其夫怒已、遺以勞苦之事、所謂有怒
也。塈、息也。猶云居也。又言不念昔者我初來汝家時、書
與爾有黽勉同
心之好如彼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賦也下章同。○黎侯失國寓於衛其臣勸之歸[illegible]
詩式發語辭微猶衰也再言之者言衰甚也微君之[illegible]
猶非也中露露中也言有
霑濡之辱無所芘覆也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為乎泥中

泥中言有陷溺之危不見拯救也比中
露為尤辱矣中露泥中亦賦中有比義

式微二章章四句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旄音毛　誕徒旱反

興也。○黎之臣子久寓於衛故因所見起興而作此詩
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葛長大而節疏闊喻寓衛之
久而不見救故以為興叔伯謂衛諸臣詩本責衛君
而但斥其臣其旨微矣何多日也句起下二章意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叶舉里反也必有以也

賦也下二章同○承首章而言處安處不來救也與與與國也久謂多日以他故也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大夫狐蒼裘蒙戎亂貌又承前章而言客久裘敝匪我之車不東則已無他故矣顧所與同又言其無與也乃不我救何爲乎

瑣素果反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由救反如充耳

瑣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黎君臣失國之狀如此褎多笑貌充耳褎耳也耳聾之人恒多笑褎如充耳言無聞也此終首章之意其所以責衛之諸臣者深矣

旄丘四章章四句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上聲

賦也下二章同○賢者不得志仕於伶官而自賦其事作此詩簡擇也言將舞時擇人使為之也萬舞之總名武用干戚文用羽籥也日之方中則得其時在前上處則得其地皆謂明顯也

碩人俣俣（疑矩反）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悲位反）如組（音祖）

碩大也碩人詩人自謂俣俣大貌公庭即在前上處也轡今之韁也組織絲為之御能使馬則轡柔如組矣言其才無所不備不但善舞已也若自譽而實自嘲之辭

左手執籥（餘若反）右手秉翟（音笛叶直角反）赫如渥（於角反）赭（音者）公言錫爵

執籥秉翟文舞也籥如笛六孔或曰三孔翟雉羽也赫赤貌渥厚漬也赭赤色言其容貌之盛如此錫賜也公嘉美之而賜之飲也此上三章自敘其伶官之事而自譽如此皆玩世不恭之意耳

山有榛側巾反隰有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興也○末章承前三章之意而詠歎之榛似栗而小下溼曰隰苓一名大苦葉似地黃卽今甘草也山有榛隰有苓興西方之有美人也西方美人託言西周盛王賢者不得志而思周室之盛故其言如此而意深遠矣

簡兮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六句

毖悲位反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力轉反彼諸姬聊與之謀叶謨悲反

興也○衛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此詩毖泉始出貌泉水卽百泉淇亦水名在衛西南東流泉水自西北來注之二水皆在衛境故以爲興孌好貌諸姬同姓女卽諸姑伯姊也聊且也謀謂歸衛之謀如

曰二章所云也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歿則使大夫寧於兄弟

出宿于泲子禮反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反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待禮反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賦也下二章同○此章承首章言其始嫁之事也泲禰皆地名蓋自衛始嫁來時所經之處也餞送也古行者有祖道之祭祭畢送者飲於其側曰飲餞父之姊妹曰姑先生曰姊諸姑伯姊謂同姓女出嫁於他國者問則使人問之蓋以其尊長於己故欲問之以訪其禮然亦假設之辭耳非必實有是事也舊解諸姑伯姊謂從媵姪娣然既曰姪娣即恐非姑姊謂矣

出宿于干叶居焉反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反叶下介反還音旋車言遄市專反臻于衛不瑕音遐有害

承前章遂言今欲歸之意。干、言，亦皆地名，謂今適衛時所經。載，則也。脂，以脂塗車舝，使滑澤也。舝，謂設舝也。既以脂塗之，而又設之也。舝，轄同，車軸頭金也。不駕則脫之，設之而後行。還，旋也。旋其嫁來之車也。遄，往，疾。臻，至也。瑕，何，古音相近，通用。不何，言豈不也。害，害於義也。末句疑而不敢遂之辭。此上二章，言其與諸姑謀淸如此。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叶它涓反 思須與漕，叶徂候反 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末章承前二章言謀欲歸衛而卒不敢歸。然其憂思之情，終不能自已也。肥泉，水名。永，長也。須、漕，皆衛邑名。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龜山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云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反且貧莫知我艱叶居銀反已焉哉叶將其反下同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賦也下二章同○衛之賢者仕於亂世而不得其志故作此詩殷殷憂也窶者貧難爲禮也終窶且貧莫知我艱二句起下二章意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避支反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知革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王命使爲之事也政事其國之政事也一猶皆也埤厚讁責也自言其勞於政事如此亦已艱矣况復

貧窶之甚。至於室人無以自安。果誰知之哉。

王事敦（都回反）我政事一埤遺（去聲叶夷回反）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反）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投擲也。比前章又有陵虐之意。遺加也。言盡加之不止於益矣。摧沮也。摧折沮抑之又甚於讁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北風其涼雨（去聲）雪其雱（普康反）惠而好（呼報反）我攜手同行（叶戶郎反）其虛其徐（舊本作邪爾雅釋訓作徐今从之）既亟只（音紙）且（子餘反）

比也。下二章同。○此亦賢者所作。北風寒涼之風。涼寒氣重。雱雪盛貌。北風雨雪。比國家之危亂也。惠愛。攜手同行者。同避去之也。虛寬貌。徐緩。亟急也。只且語辭。言是尚可以寬徐乎。蓋其禍亂已迫而去不可不速矣。

北風其喈音皆叶居奚反雨雪其霏芳非反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徐既亟只且

喈疾聲風有疾聲則愈寒矣霏分散貌又言雨雪極盛之狀如此歸者去而不反之辭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徐既亟只且

狐獸名似犬黃赤色烏黑色皆不祥物見者無非此物其危亂可知較前二章比義更切同行同歸猶賤者也同車則貴者亦去而國無人矣

北風三章章六句

靜女其姝赤朱反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反首踟直知反

蹰（直朱反）

賦也。下二章同。○此男女淫奔期會之詩。靜者。閒雅之意。姝。美也。淫女曰靜姝者。其人自相愛美之辭。城隅。幽僻之處。踟躕。猶躑躅也。首章言其期而未見之時。

靜女其孌（力轉反）貽我彤（音同）管（叶古充反）彤管有煒（音偉）說（音悅）懌（音亦）女美。

此下二章。皆言其既見之後也。孌。好貌。彤管。蓋女子所用之物。毛傳曰。古者有女史彤管之法。鄭氏謂彤管筆赤管。廬陵歐陽氏云。古者鍼筆皆有管。煒。赤貌。

自牧歸荑（徒兮反叶去聲）洵美且異匪女（音汝）之爲美美人之貽（與異同）

牧外野也。荑茅之始生者。洵信也。女指荑而言首章曰城隅此章曰自牧則期會者非一地前章曰貽形管此章曰歸荑則遺貽者非一物因城隅而及牧地愈遠而往愈肆矣降形管而言荑物愈微而情愈深矣其風不已甚乎

靜女三章章四句

新臺有泚音此河水瀰瀰莫爾反燕婉之求籧音蕖篨音除不鮮斯淺反叶想止反

賦也。下章同。○衛宣公為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以要之。國人惡而刺之。故作此詩。泚鮮明也。瀰瀰水盛也。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疾之醜者。蓋籧篨本竹席之名。或織以為囷。狀如人之擁腫不能俯。故以名此疾也。鮮少也。言齊女本求與伋為好合。今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何哉。

新臺有洒（七罪反，叶先典反）河水浼浼（每罪反，叶美辨反）燕婉之求籧篨不殄（徒典反）

洒，高峻也。浼浼，平也。水盛極則平矣。殄，絕也。

首章不鮮，以今日言。此章不殄，以後日言。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興也。○末章承前二章之意，以爲興。鴻，鴈之大者。離，麗也。設魚網而反得鴻，猶齊女本求伋，而反得宣公醜惡之人也。戚施不能仰，亦疾之醜者。

新臺三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同影，叶舉兩反）。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反）。

賦也。下章同。○宣公納伋之妻，是爲宣姜，生壽及朔。朔與宣姜愬伋於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於隘而殺之

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又殺之國人傷之而作此詩二子謂伋壽也乘舟渡河如齊也景古影字養養猶漾漾憂無定貌心漾漾者憂其被害於賦也起下章末句意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音遐有害

逝則既去而不見其景矣瑕何也不何有害疑其有害也

二子乘舟二章章四句

衛上十九篇七十二章三百六十三句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反彼兩髦音毛實維我儀叶牛何反之死矢靡它湯何反母也天叶鐵因反只音紙下同不諒人只

與也下章同○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故作此詩以自誓中河河中也舟在中河而無他往猶女子之事夫無他適故以爲與髧髮垂貌兩髦翦髮夾囟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指共伯也我共姜自我儀匹之至矢誓靡無也只語辭諒信也言母又言天者若天亦有此意不專著其母之失也不及父者疑時獨母在或非父意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他得反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河側比河中爲近矣特亦匹也然特又有孤特之義言其匹不可他求也慝邪也以他適爲慝則絕之甚矣

柏舟二章章七句

牆有茨叶資不可埽叶蘇后反也中冓古候反之言不可道叶徒厚反

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與也下二章同○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
國人作此詩刺之茨蒺藜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與
宣姜與頑之淫惡也冓謂屋之材木交
積者中冓宮中隱與處也道言醜惡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
也

襄除也除者埽之既盡詳詳言之也則匪但
道之而已言之長則其醜益著故不可詳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
也

束者埽除之後從束而去之也讀誦言也有吟
詠反覆之義又匪但詳之而已辱則醜之甚也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龜山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閨門之事。世無得而知者。故自肆而不反。聖人著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門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君子偕老。副笄(音雞)六珈。(音加叶居河反)委委(於危反)佗佗。(待河反)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叶牛何反)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賦也。下二章同。○此刺宣姜之詩。偕老。偕其君子老死無他適也。首言夫人之德如此。所以刺宣姜之不然也。副。祭服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垂副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珈。玉之加笄爲飾者。皆夫人之服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貌。如河。弘廣貌。皆言其有威儀也。象服。法度之服。宜稱得也。蓋必有夫人之德。然後

乃機其服也淑善也言宜美所爲之不善乃如此其
是服亦將如之何哉起下二章意此章辭并衆服飾言
夫人服也與下二章其之翟其之展義不同故此章兼
備美夫人威儀之盛而下二章但以宜美容貌言之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叶去聲或云儀兮翟與簪音叶韻與此不同當闕也鬒員反

髮如雲不屑髢徒帝反也玉之瑱吐殿反也象之揥敕帝反也揚

且子餘反之晳星歷反从析从白與晳不同叶征例反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

帝也

玼鮮盛貌翟衣祭服刻繒爲翟雉形而彩畫之以爲飾所
謂褘衣也下章展衣同其之翟者其指宜美言宜美者
此夫人之翟服也鬒黑髮也如雲多且美也屑潔也髢
髲髢也人髮少以髮益之不屑髢者不以髢爲潔而用
之也瑱塞耳也象象骨也揥所以摘髮者搔首上廣也
且語辭晳白也帝天說云鬼神蓋宜美服飾容貌之美

如此見者驚猶鬼神其易惑人可知曰胡然者言何為如此乃深疾之之辭此下二章皆承首章末子之不淑云如之何二何之意而言

瑳七我反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反叶諸延反也蒙彼縐側救反絺是紲息列反袢薄慢反叶汾乾反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反叶于權反也

瑳亦鮮盛貌展衣丹縠為之以禮見君及賓客之服蒙覆也縐絺之蹙蹙者當暑則服之紲袢束縛意以展衣蒙絺綌而為之紲袢所以自斂飭也清目清明也上揚目視揚也下揚眉上廣也顏額角豐滿也展誠也美女曰媛又言宣姜之服飾容貌如此誠邦之美色耳豈得謂有夫人之德哉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叶諸良反要於送反我乎上宮叶居王反送我乎淇之上叶辰羊反矣

賦也下二章同○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故賦其事而作此詩唐蒙菜一名兔絲沬衛邑孟長也姜齊女言貴族也桑中上宮淇上又沬鄉中小地名要猶迎也此人自言與其所思之人期會迎送如此而先言采唐亦賦中有興義也下采麥采葑同一說此非淫奔者自言蓋國人見其事而賦之我者詩人代爲之辭也亦通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麥穀名秋種夏熟者弋春秋或作姒蓋杞女夏后氏後亦貴族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

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葑蔓菁也庸未聞疑亦貴族此篇惟以采唐采麥采葑及孟姜孟弋孟庸三章分承言之而無前後淺深相承之義後詩多同此例讀者詳之

桑中三章章七句

鶉音純之奔奔鵲之彊彊音薑人之無良我以為兄叶虛王反

興也下章同○衛人惡宣姜與頑之淫惡故設為惠公言刺之而作此詩鶉鵲爲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宣姜與頑之非耦相從曾鶉鵲之不若也故以爲興人謂頑良善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人謂宣姜君小君也兄比母為卑矣先兄後君者蓋以下烝上則頑惡身首故特先刺之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君子偕老是也或切言焉鶉之奔奔是也衛風至此人道盡天理滅其國隨以亡矣

定音訂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於宜反桐梓漆爰伐琴瑟

賦也下二章同○衛爲狄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美之而賦此詩首章先言其作宮室之事也定營室星昏正中夏十月也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曰營室楚宮楚丘之宮揆度也度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景以正南北也室猶宮也鄭氏曰宮宗廟室居室禮記營宮室宗廟爲先居室爲後榛栗二木名其實榛小栗大可供籩實椅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楸之疏理白色生子者漆木有液黏黑可飾器物四木皆琴瑟

材，爰于也。此言文公因時度地而作宮室，復樹之木，以備器用，見其制度宏遠，不求近功也。

升彼虛 起居反叶起呂反 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 音影 山與京 叶居良反。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 一作然 允臧。

此章言建國居民之事。虛故城，謂漕虛也。漕與楚邱相近。堂，楚邱旁邑。故皆登漕望之。景，測景以正方面也。此謂建國時，與首章揆日義不同。京，高邱也。桑，木名，葉可飼蠶。降觀于桑，盡擇其地之宜桑者以居民也。允，信。臧，善也。言卜兆告吉，終獲其善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 音官 人。星言夙駕，說 始銳反 于桑田 叶徒因反。匪直也人，秉心塞淵 叶一均反。騋 音來 牝三千 叶倉新反。

末章又言建國之後。文公勤於民事之意。靈，善。零，落也。方春而時雨降，故曰靈雨。倌人，主駕者。星，雨止星見也。

夙早也說舍止也桑田卽降觀之處稅桑田者省耕勞農也直猶但也秉操塞實淵深也馬七尺以上為騋末復歎美文公言匪但其人之德有足稱也即其國之殷富已至於騋牝三千之盛矣蓋惟秉心塞實淵深者能致遠大之業而不為淺近之謀故要其終言之所謂終焉允臧者如此。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按春秋傳衛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於熒澤而敗死焉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而南立戴公申以廬於漕是年卒弟文公燬立於是遂徙居楚邱衣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蝃丁計反蝀都動反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

比也下章同○此刺淫奔之詩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似日而映朝西莫東此天地之淫氣故以比淫

奔之行，其之歌指者，深惡之之辭。又言女子既嫁，遠其父母兄弟，以見其不可不順義理而冒行也。起下章不違意。

朝隮于西（子西反），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叶滿補反）。

隮，升也。虹之忽見，如自下升也。首章言暮見，此章言朝見。兩章對舉，其義不同。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為終朝。方雨虹見，則其雨終朝止矣。此所以人惡之而莫敢指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叶斯人反），不知命也（叶彌并反）。

賦也。○乃如者，轉語辭。之人，指淫奔者。懷，思也。程子曰：女子以不自失為信。命，正理也。末章直刺其人如此。以結上兩章之意。

蝃蝀三章，章四句。

相息亮反　鼠有皮人而無儀叶牛何反人而無儀不死何爲何反叶音

比也下二章同○此刺無禮之詩相視也鼠猶有皮則人不可以無儀故比言之不死曰何爲譏猶殺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叶羽已反

止容止也或曰齒有次序義故以爲比俟待也曰何俟則其言更切矣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市專反死

體支體也禮謂品節之全者比儀止爲詳矣人之有禮猶有體也故以爲比遄速也胡不遄死者科斷決之之辭此詩所謂蓋居位有民望者故以無儀無止無禮刺之毛鄭氏舊解云刺大夫理或然也

相鼠三章章四句

孑孑居熱反　干旄音毛在浚蘇俊反之郊素絲紕符至反之良馬四

之彼姝[赤朱反]者子何以畀[必寐反]之

賦也。下二章同。○衛大夫建旗旄、乘車馬、往浚邑之郊、以見賢者。故衛人賦其事美之。孑孑、特出貌。干旄、以旄牛尾注旗干之首也。孔氏曰、周禮九旗首皆有旄。程子亦曰、注旄干首。凡旗皆然。浚、衛邑。邑外曰郊。紕、織組也。以素絲織組維旗之旒縿也。四馬、兩服兩驂。衛大夫所乘者。姝、美也。子、謂賢者。畀、與也。

孑孑干旟[音餘]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音與]之

旟、旗名。鳥隼爲旟。其制上設旄羽、下繫旒縿、皆畫鳥隼。下邑曰都。都比郊爲近矣。組、卽所織以維旗之旒縿者。變四馬曰五馬、言其盛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

告^音谷之

旄亦旗名析羽爲旌朱氏備善曰此非旗名乃卽謂旗也以其注旄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羽謂之干旟按朱氏說亦通蓋旗上備設旌旄一物而三章分言之互文耳城都城也爰都言城則又近矣祝屬也以組維旗之斿縿使連屬也首章言紕次言組末言祝亦互文六馬言其又盛也告之以善道告之也畀者所以畀予其大夫者此耳此篇前二章之意或曰詩言乘車惟四馬此篇五馬六馬蓋備賢之禮非大夫所乘也首章四馬同

干旄三章章六句

載馳載驅 叶祛尤反或云如字首句不用韻 歸唁 音彥 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 叶徂侯反 大夫跋 蒲末反 涉我心則憂

賦也下三章同○宣姜女爲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欲歸寧而不得故賦其意作此詩載則也弔失國曰唁悠

悠遠貌草行曰跋水行曰涉夫人自言歸衛至於漕邑而許大夫追之乃爲假設之辭而發其端以起下三章之意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承首章而言嘉臧皆善也不我嘉者不以我歸爲善也遠猶忘也濟渡水也閟閉也止也此謂其大夫之詭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叶謨郎反女子善懷亦各有行叶戶郎反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反且狂

前章言我思不止故復假他事以舒其情偏高曰阿邱蝱貝母也善懷多憂思也行道也女子善懷亦各有道者如下章所云尤過也謂許人穉狂者以其不知已之情故耳然卒不敢歸皆具云稱狂哉末四句亦謂其大

夫之餘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反)其麥(苦貢反)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叶于其反)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野謂衛野行其野則至衛矣芃芃盛貌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言將爲衛控大邦而控告之以圖其救果何所因而何所至乎所謂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者如此之往也此章皆謂其大夫之饒

載馳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八句

事見春秋傳

衛中十篇二十九章百七十六句

瞻彼淇奧(同澳於六反)綠竹猗猗(於宜反叶於何反)有匪君子如切如

磋七何反 如琢音卓 如磨 瑟兮僩遐板反 兮赫兮咺況晚反 兮有匪

君子終不可諼況元反叶況遠反 兮

興也。下二章同。○衛人美武公之德而作是詩。首章先言其修德之功。而次及其容貌威儀之盛也。淇。水名。奧隈也。綠。色也。淇上多竹。漢世猶然。所謂淇園之竹是也。猗猗。美盛貌。綠竹猗猗。興君子之德也。匪。斐通。文貌。君子。謂武公。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復磋以鑢鐋。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復磨以沙石。如之者。言其好學自修。而循序漸進。有加無已之意。亦所以為比也。瑟。矜莊貌。僩威嚴貌。赫。盛大也。咺。宣著也。蓋其德修於內而見於外容貌威儀之盛。又如此。瑟僩。亦以其容貌言之。故下章承會弁如星之下。大學言恂慄者。亦謂敬之在外者耳。諼。忘也。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子丁反 有匪君子充耳琇音誘 瑩音營 會古外

反弁皮變反 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此章承首章言容貌威儀之意而推廣之青青堅剛茂盛之貌綠竹青青又與君子外見之美也充耳瑱也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以玉飾皮弁縫中狀如星也蓋美其服飾之盛如此而後及其威儀故復取前章之語而重詠歎之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於綺反重平聲較古岳反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末章承前二章而美其德之成也簀棧也竹之密比之盛之至也此又與下文成德之意金錫含德之精純圭璧含德之溫潤亦比義也寬宏裕也綽開大也猗倚也較兩輢上出軾者謂車兩旁也倚重較喻其寬也言其

威儀之極盛動容周旋

自然中禮盛德之至也

淇奧三章章九句

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於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以自儆由此觀之則武公之能修德可知而此篇詩人亦可謂善言其君者矣

考槃在澗叶居賢反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音喧

賦也下二章同○賢者隱居自樂故作此詩美之考擊也槃器名蓋扣之以節歌如鼓盆拊缶之類山夾水曰澗碩大也碩人謂賢者寬廣也澗有寬廣意故其言碩人亦曰寬永長矢誓諼忘也永矢弗諼言自誓不忘此樂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過音科過同獨寐寤歌永矢弗過平聲

曲陵曰阿。在山下，在阿則猶出矣。過，義未詳。或曰，韓詩作過過，美貌。阿有美意，故其言碩人亦曰過。歌，長言之也。永矢弗過，言自誓所願不過此，匪但弗忘而已。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直六反 獨寐寤宿，永矢弗告。音谷

高平曰陸。在陸，則益在外矣。軸，盤桓不行之意。陸有行義，故言其軸，所謂隱也。寤宿，已覺猶臥也。弗不敢與言矣。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又匪但弗過而已。

考槃三章，章四句

碩人其頎，音祈 衣錦褧衣。苦迥反 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音邢 譚公維私。徒南反

賦也。下三章同。○春秋傳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即謂此詩。碩人謂莊姜。頎，長貌。錦，文衣也。褧，禪

也。錦衣加褧，爲其文之大著也。首言莊姜始來嫁時容貌衣服之盛如此，以起末二章意。東宮，齊大子得臣。繫大子言者，明與同母也。女子後生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姊妹之夫，互言之也。此又極稱莊姜族類之貴，明其爲正嫡小君，以禮言之，宜見親厚於莊公也。

手如柔荑（徒兮反），膚如凝脂，領如蝤（音囚）蠐（音齊），齒如瓠（戶故反）犀（音西），螓（音秦）首蛾（我波反）眉。巧笑倩（七薦反）兮，美目盼（匹見反）兮。

荑，始生曰荑，言其柔而白也。凝脂，脂寒而凝，亦言白也。領，頸也。蝤蠐，木中蝎蟲，白而長者，比其頸之美也。瓠犀，瓠子，方正潔白，比次整齊，亦比其齒之美也。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蛾，蠶蛾，其眉細而長曲。倩，口輔好也。盼，目黑白分也。言莊姜容貌之美如此，以世俗之情言之，亦宜見親幸於莊公也。柔荑、凝脂、蝤蠐、瓠犀、螓蛾，皆以爲比。亦賦中有比義。

碩人敖敖（五刀反）說（音稅）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孚云反）鑣鑣（表驕反）翟茀（音弗）以朝（音潮）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此章承前二章遂言莊姜來嫁之事。敖敖，長貌。說，舍也。農郊，近郊也。四牡，車四馬也。驕，壯貌。幩，鑣飾也。鑣者，馬銜外鐵，人君以朱纏之。鑣鑣，盛貌。翟，翟羽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也。婦人之車，前後設蔽。夙，早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者，恐不得與夫人相親也。言其鄭重如此，以見今之不然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反）施罛（音孤）濊濊（呼活反）鱣（音占）鮪（於軌反）發發（補末反）葭（音加）菼（他覽反）揭揭（其謁反）庶姜孽孽（魚列反）庶士有朅（欺列反）

末章承前章亦美莊姜來嫁之事也。河在齊西衛東北流入海。洋洋，盛大貌。活活，流貌。施，設也。罛，魚罟也。濊濊，

罟入水聲。鱣，大魚，黃色，銳頭，口在頷下，背腹有甲，大者千餘斤。鮪，似鱣而小，色青黑。發發，盛貌。葭，蘆也。菼，亦名荻。揭揭，長也。此言河水之盛，物產之多，以見齊地之廣饒也。庶姜，謂姪娣。孽孽，盛飾貌。庶士，謂媵臣。朅，武貌。又言夫人之來，士女佼好，禮儀盛備如此，其宜見親尊男矣，而莊公不然，其昏惑不已甚乎。

碩人四章，章七句

氓（莫耕反）之蚩蚩（音癡），抱布貿（莫豆反）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叶謨悲反）。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叶祛奇反）。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叶謨悲反）。將（七羊反）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下章同。○淫婦為人所棄，而自賦其意，作此詩。首章二章，述其始相從之事也。氓，民也。男子不知誰何之稱。蚩蚩，無知貌。蓋怨而鄙之之辭。布，幣。貿，買也。貿絲蓋初夏特。頓丘，地名。愆，過也。愆期者，始嘗約而今過之也。

將，願也。請也。此與其人再約之辭。

乘彼垝（俱毀反）垣（音袁）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呼罪反）遷。

乘，升。垝，毀。垣，牆也。復關，男子所居。龜曰卜，蓍曰筮。體，卦兆之體。賄，財。遷，徙也。言徙往從之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音吁，下同）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叶知林反）。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都南反，叶持林反）。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此章承前二章之意而嗟歎之，以起下章。沃，潤澤貌。桑葉沃若，比女色之美而未衰也。鳩，鶻鳩，似

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葚、桑實也。鳩食葚多則醉。與女與士耽則不潔也。耽、樂也。說、解也。士可說而女不可說者、以其被棄之後欲自悔而不得、如下二章所云也。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韻謹反、叶於貧反 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傷 漸音尖 車帷裳。女也不爽、叶師莊反 士貳其行。下孟反、叶戶郎反 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比也。○此下二章承前章遂言今被棄之事。隕、落也。桑之隕落、比已之色衰也。徂、往也。湯湯、水盛貌。漸、漬也。帷裳、車飾、亦名童容、婦人之車有之。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又言已初來時事如此。夫三歲雖遠、車裳猶在、其可忘乎。爽、差。極、至也。罔極、猶云無底止、不可料度意。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

暴矣兄弟不知咥音戲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謂也○靡不也靡室勞者言不以室家之事為勞也夙早興起也靡有朝者不有暇旦也暴暴戾也咥笑貌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音畔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叶去聲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叶將黎反

賦而興也○末章承前二章極言其悔恨之意如此也及與也言我本期與爾偕老不知老而見棄徒使我怨也泮同畔涯也淇有岸隰有泮興下文信誓不反之意總角女子未笄結髮為飾也晏晏和柔也旦旦猶云日日反復也言踐其前約也

氓六章章十句

籊籊音笛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賦也下三章同○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可得故作此詩籊籊長而殺也竹衛物淇衛水爾指竹竿釣淇水言豈不爾思遠莫致之二句起下三章意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叶羽軌反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

承首章言淇水而復及泉源泉源即百泉在衛西北東南流入淇故曰在左淇在衛西南東流與泉源合故曰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蓋申首章所以遠莫致之之意如此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反佩玉之儺乃可反

此下二章復設言歸衛之意以見其思之之甚也瑳鮮白色笑而見齒其色瑳然也儺行有度也言歸衛而笑語遊戲於二水之間也

淇水滺滺(音由)檜(音怪)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滺滺流貌檜木名似柏楫所以行舟也前章及此復承首章豈不爾思之意而言末章止及淇水不言泉源者舉此以見彼亦以首章爲義耳

竹竿四章章四句

芄(音丸)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反)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其季反)兮

興也下章同〇此詩刺衛俗之詩衛俗有童子被成人之服者故以芄蘭爲興而刺之芄蘭草名一名蘿藦支生莢之有白汁可啖支枝同芄蘭之支興童子之幼也下章芄蘭之葉義倣此觿錐也象骨爲之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能不我知言其才能不足以知我也容容貌遂成也悸帶垂貌言奈何成就此成人之容貌而垂帶

悸兮也此直刺之之辭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反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韘決也象骨爲之將射著右手大指以鉤弦闓體鄭氏云沓也即大射所謂朱極三也朱韋爲之以沓右手食指將指無名指也甲長也能不我甲者又言其才能不足長於我也此篇兩章惟以童子佩觽童子佩韘二者分槩言之見其欲成人之服而例其餘耳詩意略同前桑中篇

芄蘭二章章六句

此篇朱子傳屏從闕今補之義見後詩義

誰謂河廣一葦韋鬼反杭之誰謂宋遠跂丘豉反予望叶武方反之

賦也。下章同。○宣姜女爲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桓公出之，歸於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然嗣君承父重，與祖爲體，母出與廟絕，不可私反，故賦其意，作此詩。葦，蒹葭之屬。杭，渡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言非宋遠而難至也，但義不可得往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小船曰刀。不容刀，言其小，所以一葦可杭也。崇，終也。行不終朝，言其近，不待跂望之而已。

河廣二章，章四句。

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爲襄公者將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

伯兮朅（丘列反）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市朱反），爲（去聲）王前驅。

賦也。下章同。○婦人以其夫久從征役而思念之，故作此詩。伯，婦人目其夫之字也。朅，武貌。桀，才過人也。殳長

弌二無刀，首章先言其夫從役之事如此。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音的）為容。

此下三章，皆自言思其君子之意也。蓬，草名，華如柳絮，常聚而飛。蓋其髮之亂如之，亦賦中比義也。膏，所以澤髮者。沐，滌首去垢也。適，主也。言君子不在，無所主而為之耳。傳曰，女為悅己者容。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反）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其者，冀其將然之辭。將雨而日出，比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首疾，則不止於亂矣。

焉得諼（況袁反）草，言樹之背（音佩）。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妹）。

賦也。○焉，何。諼，忘也。諼草，忘憂之草。或曰，即萱草。孔氏曰，諼非草名，故訓為忘。假言欲得此草，而終不可得耳。背，北堂也。痗，病也。心痗，則其病益深，非但首疾而已。

伯兮四章章四句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下二章同○國亂民散喪其妃耦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故托言有狐以爲比綏綏獨行求匹之貌石絕水曰梁之子謂鰥夫涉水在梁則可以裳故以無裳言之蓋假托以見親厚之意而欲與之爲室家耳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叶丁計反

厲比梁爲水深矣涉水在厲則可以帶故以無帶言之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叶蒲北反

在側則既濟矣既濟乎水則可以服故以無服言之

有狐三章章四句

投我以木瓜[叶攻乎反]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去聲]也

賦也下二章同○此亦男女贈答之辭投贈也木瓜楙木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言贈以微物而答以重寶亦所以明親厚之意欲其長以爲好而不忘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遙]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瑤亦美玉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叶舉里反]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玖亦美玉此篇三章亦各舉其義言之意同前桑中篇

木瓜三章章四句

此篇從朱子傳解作注所之識說詳後詩辨

衛下十篇三十四章二百三句

詩益卷之一終